

血 情



美国世界日报转载

台湾当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

血 情

(青)新登字 01 号
责任编辑:曹学明
封面设计:天 蔚

血 情
李乔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同仁路 101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2.5 字数:22 万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

ISBN7-225-01185-5/I·270

定价:17.80 元

打开天窗说亮话

彭瑞金

一、两个故事

故事一，是李乔告诉我的，有一位国际知名的某作家到苗栗看他，临别时，火车快开了，某作家匆匆丢下一句话：“爸爸还是爸爸，儿子还是儿子。”月台上，朔风野大，李乔半张着嘴，正待辩解，车轮滚动的风暴，硬是把他吐在唇边的嗫嚅挤了回来。车去人空的月台上，只见一个发有点蓬松，神情嗒然的台湾作家，举着茫然的手势。

故事二，是我转述给李乔的。取材报上引述的外电花边新闻。一对爱尔兰妇人同房待产，同样生了女儿，因此缘份结为闺中挚友，过往甚密。六年后，裸中的女儿，各自长得眉目分明，日渐可人，彼此却几乎同时惊觉当年可能抱错了女儿。细加端详，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女儿，形貌越长越像对方。于是委请医生验血，并请当年生产的医院查证如仪，结果发现医院果然弄错了。报上要登的是，这对了

不起的女人当下便决定永远对女儿保密，不换回来。理由是自己的心已经给了亲手抚养的“女儿”，如果来个天伦重叙，两代四人通通都要受伤。他们的决定等于让自己多了一个女儿，一个在怀里，一个在心上。

二、爸爸与儿子

爱尔兰妇人的故事，使那位某作家的话，显得十分蛮横。

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“爸爸”的话，某作家说的，便无什可争论了，父父子子乃幸福人生的写照。可惜不是多悲欢离合的乱世人情。台湾人送经丧乱，奇妙的“爸爸”形象，一如八点档的黄金时段电视连续剧，爸爸何其多，有生父、有养父、有生而不养的“弃父”、有继父、有异国冤孽、有忽然冒出来插队的“阿妈契哥”……既精彩又辛酸。谁说的，人生如戏，这样的连续剧百演不变，而且能弄得老老少少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泪，谁能说它没有“文化”渊源、历史依据呢？再俗再滥的戏剧，也都有人生现实的光影吧！

电视文明出现后，日本的评论家大宅壮一责备电视观众为“一亿总白痴”，向来看戏流泪的就是傻

子，大宅壮一的话用来诠注此地的一些滥戏的人生哲学是再恰当不过了。抛妻弃子、自私可恶的“父亲”，二十年后再见重逢，竟然张口就叫“爸爸”、抱头痛哭，有些导播、编剧连“对不起”都不让“他”说。岂人情之常？相对的“养子”、“养女”二十年后才忽然发觉自己身世，不顾养父母恩义，展开千里寻亲，为了一丝飘渺了“骨肉”惶惶不可终日，备受折磨。

“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”这一句刻在台湾人额头上的碑偈，让台湾人念得既顺口，又心慌。因此电视上的台湾人“爸爸”有赌徒、有酒鬼、有骗子、有毒犯、有恶棍……还有“形同残废”让“女儿卖身以换得数日生命”的“父亲”。《血情》刻写的正是这最后的一种——台湾人“父亲”的终极形象，企图解开台湾人父子恩怨情仇的时代心结。

近年来，很多小说作品改拍成电影，其中以妓女、酒家女、舞女……的弱者中的弱者故事最讨好，所以大家争拍妓女题材。有些严肃的文学作品，也硬是被拍成酒女、妓女电影，无以名之，谓之妓女文学的时代来临可也。我不敢肯定这样的文学、电影题材广受青睐的原因，往好的方面说，兔死狐悲也许是原因之一吧！《血情》开始连载后，朋友们争

相走告：“李乔也写妓女了也！”李乔也会不甘寂寞吗？——我想。《血情》是一部妓女悲史，却是李乔的悲壮心声。——我说。

三、蓝彩霞是妓女？蓝彩霞是谁？

李乔被朔风挤落的“辩解”是什么？我们不必去问。不过每次和李乔谈到台湾人的“爸爸观”总是令人柔肠千结，蓝彩霞的奋斗很可以舒解李乔的心结，则是我所肯定的。它试图从台湾人一直不敢面对的碑碣中重新探讨台湾人的“父与子”哲学，试着找出台湾人新的社会伦理，抱负是极大的。在几近荒唐又赤裸的妓女故事中，有作者个人严肃的心声泪影。我以为这是80年代台湾文坛前半期最杰出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设若替红楼梦做历史考证的“红学家”不是无的放矢的话，那若干年后，台湾必然有以考据《血情》的“蓝学家”出现，可以与之前后辉映。《血情》是绝对写实的作品，但作者语语玄机，处处机关，所有的人名、地名、书名、人物性格、对话、人物对应关系都有台湾现实的迹象可寻，作者既有贾语村言，天机不必尽露的本意，我又何必越俎代庖？有心的读者，日后的蓝学家一定能从中诠注出

此时此境台湾社会的风貌来才是。

构成这本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对妓女、一群妓女以及妓女的家族，当然更有少不了的龟公、龟婆和形形色色的嫖客。李乔不但从这对姊妹花妓女的落难、受迫害，到认命、到反抗……翔实地叙述了妓女的一串哀史，也从妓女的社会关系里串出了这个社会的体貌来。李乔要我们从一个充斥着妓的世界去思考某种社会伦理。

可留意的是，首先，李乔凸显了蓝家姊妹的“弃儿”身份。母亲车祸死了，“父亲”嫖光了母亲的赔命钱，“后母”鸠点鹊巢，“父亲”遇到不景气，失业又跌伤形同残废，生计断绝，只好卖女儿了。大女儿“彩凤”幸运地逃掉了，年纪小的彩霞、彩云逃不掉被卖了。蓝家小姊妹无力反抗这样的命运之后，先割绝的便是“父”的意念，她是在意里除去了“父”的意念才去做做妓女的。当了“妓女”之后，便自认是一个无“父”的人，没有依傍，也没有牵累，她从而再造了自己。总之，她从此只称“生她身躯的人”而拒绝称他为“父”，也禁绝自己想念“大寮”那个伤心地。蓝彩霞的觉悟——妓女是没有父亲的孤儿，或父亲不要的弃儿，令人悚然心惊。也唯有能如此坚定地摆脱“父”的、“大人”

的巨像黑影的，才有能力去开创自己的命运。此是后话，也是高高在上的某作家有所不知的了。

透过诙谐而夹带利刺的笔调，李乔所刻画的妓的世界令人警觉，不必问妓的世界在哪里？设身处者是。也不必问谁是妓女？蓝家姊妹是也。蓝家姊妹是谁？“咱”家姊妹是也，“咱”是也。李乔有意抖落我们极力规避的自欺欺人的假撇清，从两种途径夹逼我们去认一个“妓”的世界，逼显人人心中的妓性。其一便是把“妓女”释作妥协性格的化身，将之视作人性卑劣的倾向，易于向贫穷、饥饿、俗望、暴力屈服，随遇而安的性格，而沦为“妓”。其二是实证的，李乔列了一本帐簿，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多少人靠妓女过活，吃妓女饭的。惊人的妓女人口，加上妓女家人、亲族、龟公、龟婆、黑白两道，通通都是。“一个女人，一个妓女，凭着天生肉体，自然本钱……多少人、多少‘家庭’以明以暗，分沾伊的辛苦所得，而又鄙之蔑之——这，就是妓女与社会的关系。”

李乔之所以如数家珍地替我们描述台湾的妓业，目的不外提醒我们面对人人心中的妓的性格，和面对一个业已将妓女、风化事业、专业化、企业化、“全国连锁行销”逐渐妓化的社会——妓女社会化，

惊人的妓的时代的来临。妓业不但招股经营而且黑白两道大家一起来，“人口贩子”、“道上朋友”、“白道的庇护者”……筑成一道绵密的网，网住所有的穷人弱者成妓，而且进得来，出不去。她们有的逃学、跳家，有的为了谋，有的是迫于家计，不忍重病的亲人无钱治病；无论是被逼、被迫、被骗、被拐、或自投罗网；无论是闽南人、客家人、山道人……都是“未经世故、未 人心”的弱女子。她们出身不同、遭遇各异，却承受了相同的命运。背后有只隐形的巨手，推动着这一切。一落妓籍，永难翻身。逃亡、报警，都没有用，“道上朋友”“一通电话，条子啦！宪兵队啦！”谁也逃不掉，除了“死”。

从这样的描述里，我们读出了弱者的命运——人无论南北，条条道路通“妓女”。李乔要我们不躲不闪地进入严肃地思考“妓”的社会伦理，不再把“妓”当身外的事去悲悯，要我们当身内的事去自怜，这和快乐地欢唱“舞女”一曲是截然不同的。李乔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可以用妓的哲学充分解析的社会。“妓”的世界就是“金钱”主宰的世界，“金钱使穷人弱女子变成鸡鸭牲畜般，金钱也使一些人变成禽兽……”我们大约从这里已经可以读出，李乔

所谓的“妓”不是一种行业，而阶级的符事情，“妓”不只是局促在小解落里的一群弱女子，而是人的性格的区分、身份地位的标记。“蓝彩霞”浊别人，就是你、我，就是命运受制于人者的代称。

在“蓝彩霞”的世界里，“金钱”将人硬性区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掌握金钱、控制别人命运的人，一种是失去金钱、命运受制于人的人。前者是嫖客，后者是妓女；嫖客和妓女实际上是命运的两个变数。例如买了彩云初夜权的“赵董事长”，原本不过是拥有几分薄田的农民，地价暴涨成为暴发户，摇身一变，挤入嫖客群里去。他们的地位不是固定的，而是具有可塑性的、相对的。花钱凌虐妓女的，在金钱足下被生计蹂躏的男人，如生下妓女“身躯”的“蓝金财”，如凌暴彩霞的、凶狠的龟公——庄青桂父子……也是另一种型态的“妓”。庄青桂的自白：“我也是被更凶更狠的恶棍……所害所剥削……”，“蓝金财”说：“唉！阿爸无法度。谁叫你姐妹生降这款穷苦家庭！”李乔用简单的二分法，将世界区分为嫖客与妓女、恶与善、父与子、迫害与被迫害二端，应是对父与子哲学的殷殷致意处。《血情》是建筑在金钱为主导，物与欲制约下的社会人性的折射板，嫖客与妓女都是卑劣的人欲肆虐下的丑态。“蓝彩霞”

说：“我无罪，有罪的是这个社会。”妓女是人间弃儿，要人间弃儿来承担社会良心、道德是不公平的。李乔要如是告诉我们。小说里一再呈现“嫖客”的丑陋嘴脸，形容他们为丑陋的兽、恶兽，剥掉他们“民意代表”、“中学校长”、“总经理”、“董事长”的外衣，嘲笑他们的心余力绌，戏试他们的姿势是清明扫墓，刻意勾勒他们的恶形恶状：“都是六十岁的老人，不是全秃，就是白发如蓬……”一再描述“无膏”者挣扎的丑态……恶意地暴露这群酒鬼、恶魔的空乏。嫖客虽然和妓女一样无所不在，却区分极明。

李乔这种足以唐突当代人偏安心态的妓的哲学诠注，虽然夹杂在嬉笑嘲笑嘲弄的手法里，但仍可以令人充分地感应到内中隐含的对物欲横流、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现实沉痛的谴责意。看过这部小说的人，大约不会忽略蓝彩霞的世界里的一群人，为金钱作恶、献身、流血、偿命的丑形、恶态，同样也不会忘记另一群受金钱折磨、受苦的可怜形貌。我想李乔藉妓女这个恶意而滑稽的符号在向我们这个异化的人生、异化的社会、异化的族群……做了最具亲和力的布道，也做了最严厉的控诉。

四、依旧阴霾的春天

《血情》里，透露的最动人的讯息，也是最具创意、也许将最受争议的——应该是蓝彩霞的春天从哪里来？台湾文学延续着日据时代以来的——放了銃就跑的作家性格，缺乏绵密坚忍的抗衡韧力。所谓文学的无力感已经延续到 80 年代，成为普遍的作家症候，而李乔高唱蓝彩霞的春天，为我们这个寂寞而沉闷的时刻，传来空前坚定、嘹亮而悲壮的歌声，足以使 80 年代的台湾文学昂起头来，也让我们共奋莫名。但是平心一想，却又难免忧虑万分，这精彩的台湾现实刻画，要被这些既可能是画龙点睛，又可能是画蛇添足的“警语”破 殆尽，坦白说，这使我面临对文学定义思考的难题。

我看得出来，李乔在这篇作品里做了很多努力，努力使这篇小说贴近现实，增加它的说服力，同时又要努力关照他的“父与子”哲学，如何让“蓝彩霞”从沉沦中醒过来、站起来，而用妓女做譬喻，我想在李乔可谓是殚竭精虑而沉痛的决定，纵有刀痕斧凿，也可体谅的。李乔非常小心地，也是刻意地让“蓝彩霞”走上牺牲自己、拼掉庄家父子，让他们少折磨其他的姊妹，少造些孽，悲壮的结局，但

也多少沾染了一些虚无的色彩。

“蓝彩霞”的醒觉过程，有足够客观的描述予以合理化，是一个置诸死地而后生的例子。当她看透了生她身体的人，为了自私地苟延自己残废形体的时候，她是以绝地再生的新生命面对此后的妓女生涯的，之后的体验、见闻……无非是不是她再生的滋养。从拒绝到无奈的接受“命运”，到放弃抵抗——植物性地接受妓女生活，而逐渐从血泪交织的体验中萌发她的新生命观来。她想到，“妓女，也是一种人生”、“把自己武装成不受伤的战士，以全力跟这个社会人间作对”、“嘲笑客人、玩弄客人……争取主动”、“否定一切、仇视一切”，这是蓝彩霞从“父”的阴影中逃出来以后，虽然还陷在“父”的魔爪中，但已经为她自己的新生命布妥了新的架势，这是第一阶段的醒觉。蓝彩霞从模糊的“父与子”的伦理世界进入现实的、血淋淋的、清晰的妓女与嫖客的现实社会新伦理中，代价虽可观，成长却是必然的。当然杨敏慧式的“死给他看”用死对抗，和山花王阿珠的抵抗——从“人”的基本形式；从嘴巴用来吃饭的直观开始——咬掉朱飞扬塞入她嘴里的阳具……众多极富象征的妓女故事，对彩霞的醒觉也是另一有力的刻画。

此后的演变，李乔写得十分清楚，他让彩霞喃喃自语：“除非自己，你，只有自己救自己”、“不甘心、不甘心是很重要的”、“你一直不肯争、不去反抗，怎 知道怎 争？”、“自己不怜惜自己，谁怜惜？不自救，谁救你”、“路是要走下去，才会出现的。”、“一切靠自己，该付出就付出……不能幻想好运道的来临……”、“今天自己不站起来，今天便不是属于你自己的……两年是永远渡不到彼岸的苦海。”——这就是蓝彩霞生命的第三度超越。从天真的少女到妓女、到人；挺立之间，也就是了乔所指的“春天”。李乔像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、叙述能力很强的、专制而霸道的导演——带来了春天的讯息。李乔告诉我们，春天从醒觉而来，从奋斗而来，从牺牲而来，从争战而来。

“告密者”小说集的后记里，李乔自誓在文学上是个“台湾主义者”，透过“蓝彩霞”的生命蜕变，李乔的台湾主义才算立下了招牌——开店了。诚如蓝家姊妹的故事“春天”是争来的、拼来的，蓝家三姊妹，大姊彩凤的幸福是自己争来的，小的彩霞、彩云没有那 幸运，历经人间炼狱，彩霞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，经历了有如七八十岁老妪的苦难人生折磨，最后落个“无期徒刑”，为了“要看着妹妹

走上幸福”。彩霞的牺牲是必要的，也是悲壮的，李乔坚定地这吐露。故事是凄怆的，也是温馨的，但我们不要忘了，这只是一个现实的预言，春天还没有到来。这是一部极富象征的小雏妓的悲史，有心人会读出泪来；但李乔不要读者流泪，他用“蓝彩霞”这支“荒谬”的长矛戳读者的心，让大家淌血、醒来，谓之台湾人醒觉的使命文学，谁曰不宜？

春天在铁窗里

阿 图

人道和写实不仅是小说家创作时勉力以赴的精神和方式，也常是近代小说评论者用以论断创作成败的主要依据。

台岛在步入经济挂帅的工商时代中，由于受制于环境的影响，速成观念限制各种行业的发展，一窝蜂和极端化的功利色彩殊为浓厚。

所以，二、三十年前便已驰名世界的色情行业，在经济发展停滞的今天，却因这些“行家”不断的出奇推新，反而一枝独秀，成为最稳定发展的“企业”——这可以从妓女的同义词得到证明：吧女、酒女、咖啡女、茶室女、舞女、按摩女（非正当营业者）……

治安当局有感于这一畸型发展的严重性，在1984年喊出两个响亮的口号：扫黑、扫黄。

因此，什是当前社会最写实的题材，不可否认的，暴力和色情绝对是主流之二——近年来电影的拍摄方向更证明了这一点。